

27 黔地 文艺评论

流量时代下的现实主义新航道

从《乌蒙深处》看乡村题材剧的演变

刘颖

2025年12月,《乌蒙深处》在央视一套收官,以收视率破13.1亿播放量、央视2.735%首播收视率成为年度现象级作品。在古偶剧竞争激烈、短剧爆发的流量时代,这部无顶流加持、非强情节的乡村题材剧,凭真实感和精良制作突围,为现实主义题材开辟新航道。

2025年影视市场,短视频日均播放时长超120分钟,观众习惯“15秒抓眼球”的快节奏,而《乌蒙深处》以28集长篇体量从容叙事,精准契合观众对“慢下来”的治愈渴求。本文通过纵向梳理乡村题材剧40年脉络、横向对比2025年热门剧创作逻辑,从叙事、价值、传播等维度解码,探讨现实主义题材剧生存之道。

乡村题材电视剧的发展脉络

起步阶段:苦难叙事与女性意识觉醒。中国乡村题材剧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的“觉醒期”。聚焦改革开放初期旧观念与女性自主意识觉醒的冲突,以女性“出走”展现乡村落后与女性的追求,承载社会学观察意义,但叙事丰富性与人物立体度尚有不足。

娱乐化转型期:东北喜剧的崛起。21世纪进入娱乐化转型期,东北喜剧风格作品将乡村生活解构为家长里短的笑料,收获广泛受众,但面临内容新鲜难题。同期部分乡村正剧坚守土地与农民核心议题,延续偏向政策表达与典型人物塑造模式,在人物多元性及与年轻观众连接上仍有提升空间。

多元化探索期:史诗格局与年轻化尝试。21世纪10年代后,城市化与互联网普及推动乡村题材剧进入多元化探索期。部分作品以史诗格局展现农村改革历程,获观众认可;另有作品融入青年创业、爱情元素走偶像化路线,探索与年轻受众的沟通方式。此阶段创作方向多元,但在宏大叙事与生活质感、娱乐表达与内容深度的平衡上仍需优化。

品质回归期:从“苦难”到“发展”的升级。21世纪20年代,乡村题材剧迎来品质回归期。2025年,多部作品以特定地域为背景,将土地升华为文化符号与精神载体,展现农民对土地的厚重情怀。《乌蒙深处》更实现突破,以“青春创业+非遗传承”为核心,将乡村发展描绘为充满希望的“双向奔赴”。

《乌蒙深处》的叙事革新与突破

从“土地叙事”到“人本位叙事”的转向。《乌蒙深处》的核心突破是叙事重心转移。以往乡村剧以土地为核心载体,农民形象侧重承载时代或政策意义;该剧确立人本位叙事,乌蒙山区成为承载个体梦想的创业舞台,土地转化为融合文旅、非遗、电商的资源载体。这种转向直指乡村发展本质——让乡村成为承载青年梦想、实现个体价值的地方,正如剧中麻青高所言:“人这一辈子得守着人活着。”

“问题驱动+喜剧调和”的叙事模式。剧集吸收现代创作经验,每集设明确矛盾推动剧情,穿插生活化笑料缓解紧张感,既适配当下观众观剧习惯,又保留叙事深度,实现观赏性与思想性的平衡。

从“高大全”到“生活化”的人物塑造。早期乡村题材剧在人物塑造上有时会偏向“高大全”,削弱真实感;《乌蒙深处》塑造了袁月亮、麻青高等有血有肉的角色,他们会焦虑、动摇、喜悦,引发观众强烈共鸣。麻父、老支书等配角同样立体,共同构成新时代乡村人物群像。

《乌蒙深处》的差异化突围策略

与古偶剧的差异化表达:真实美学的独特魅力。2025年古偶剧以精致服化道、强冲突情感吸引受众,《乌蒙深处》则坚守真实美学,摒弃过度磨皮滤镜与套路化剧情。苗家吊脚楼的纹理、绣娘手上的老茧、盘山公路等生活质感场景,满足了观众对真实感的审美渴求。

与悬疑剧的差异化表达:温暖现实主义的情感力量。悬疑剧以复杂推理、人性刻画和感官刺激取胜,《乌蒙深处》采用温暖现实主义+轻喜剧手法,展现乡村发展困境时始终传递希望。民宿创业、苗绣传承、家庭温情等情节,兼具乡土温情与喜剧效果,击中观众对温暖情感的需求。

与短剧的差异化表达:深度叙事的持久吸引力。短剧以短时长、高反转、快节奏占据碎片化时间,《乌蒙深处》坚持“深度叙事+喜剧润色”,用28集篇幅完整铺陈人物成长、产业发展与文化传播脉络。虽需观众投入更多注意力,但带来更强情感共鸣与丰富体验,形成差异化优势。

《乌蒙深处》的多维成功要素

内容创作:真实为基,细节为王。现实主义的生命力在于真实,而真实源于细节。编剧欧阳黔森历时两年深入贵州36个县、156个村寨调研,积累一手

素材;剧中场景、服饰、语言等细节贴合乡村实际,呈现出扎实的真实质感。

演员表演:贴合角色,演技撑场。剧集无顶流阵容,但演员精准诠释角色。毛晓彤饰演的苗绣传承人袁月亮兼具柔美与刚,秦俊杰塑造的返乡青年麻青高不完美却真实,王宏等演员及杜源等老艺术家的表演,演绎了真实情感与接地气的喜剧色彩。

导演创作:现实主义把控与人文基调。导演韩晓军深入乌蒙山区调研,坚持不猎奇、拍真实。拍摄采用自然主义镜头语言,摒弃过度美化,以手持镜头、自然光呈现原生态之美;聚焦角色微表情传递情感,拒绝强戏剧化冲突。整体坚守温暖现实主义,展现发展难题时暗藏希望伏笔,形成有温度、有力量的风格。

价值表达:小切口见大时代,轻叙事传正能量。剧集通过苗绣产业化、民宿创业等小切口折射乡村发展大主题。袁月亮带苗绣登上巴黎时装周彰显文化自信,麻青高返乡创业带动旅游传递青春价值,实现正能量的潜移默化传递。

传播策略:内容赋能现实,实现“剧集+产业”双向赋能。剧集传播突破就剧论剧,实现内容赋能现实。苗绣、乌蒙山水引发旅游热潮,剧中“悬崖村”实拍地——贵州省毕节市新仁乡化屋村的游客量暴增320%,苗绣订单增长240%;引发青年返乡创业非遗等话题热议,微博相关话题阅读量超50亿次。“剧集+产业”的双向赋能强化口碑,形成持久影响力。

现实主义题材的生存法则则是扎根真实,呼应时代。《乌蒙深处》的成功是现实主义题材扎根真实、呼应时代、尊重观众的必然。其生命力源于艺术加工后的典型真实,感染力来自对观众审美、时代脉络与个体价值的尊重,传播力则在于呼应社会关切与情感需求。

这部作品打破流量至上惯性,证明优质内容才是真正的流量。它以慢抗快、以“真”对“虚”,以文化超故事,让观众看到乡村的美与希望。《乌蒙深处》印证:真正的破圈靠慢功夫与真情实感,而现实主义题材的核心竞争力,永远是真实与真诚。

(作者系资深影视策划人、制片人)



乡村振兴的演进诗篇与实践图景 —— 评电视剧《乌蒙深处》

何嵩昱

近期,由贵州省委宣传部出品、在贵州全程拍摄的28集电视剧《乌蒙深处》在央视和芒果TV收官。其独特的轻喜剧风格与源于生活的乡土气息,引发了观众与评论界的广泛共鸣。当屏幕上的“乌蒙三棵草”在家长里短的烟火气中碰撞出诙谐火花,当苗绣纹样悄然融入现代设计,当红缨子高粱酿出产业醇香,该剧完成了一次举重若轻的叙事转换——它让政策宣导和宏大的时代命题,还原为一片土地上具体而微的呼吸、选择与共创。

这并非一曲单一的田园牧歌,而是一幅动态演进、有机互联的基层实践长卷。在这里,乡村治理润物无声,生态经济扎根发芽,城乡要素和谐交融,一种兼具传统内核与现代活力的“新乡土性”正破土萌发。《乌蒙深处》由此成为我们观察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充满生命力的毛细血管层面的一次深度聚焦,它所书写的正是一部生动而系统的乡村振兴演进诗篇。

谈谐叙事中的乡村治理:“乌蒙三棵草”与共识构建

《乌蒙深处》的开篇将观众迅速带入一个充满日常谈谐与摩擦的乡村生活现场。剧中核心设定“乌蒙三棵草”——一位返乡青年为核心,联结另两位乡村青年,他们的日常互动与观念碰撞,成为了观察基层治理逻辑的生动窗口。无论是他们在创业理念不同而产生的拌嘴,还是在应对村里“小卖部情报站”式舆论监督时的手忙脚乱,这些充满喜剧色彩的细节,消解了传统叙事中治理一词的严肃性与距离感。剧中通过展现基于人情、乡规与民间智慧的矛盾调解场景,生动诠释了中国特色治理的实践逻辑。

轻喜剧风格的运用,在欢声笑语中完成了一种大众化、情感化的乡村治理编码,让观众在观剧过程中自然而然地感知并认同那种基于共同语境、互谅互让的解决之道。这正呼应了党的二十大报告“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的要求,为构建低成本、高认同的基层治理生

态提供了生动的文化注脚。《乌蒙深处》证明,主旋律叙事完全可以寓教于乐,在展现乡土美的同时,深刻映射出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独特路径与深厚底蕴。

从文化符号到生态型经济:产业共生实践中的乡村经济逻辑

《乌蒙深处》对苗绣、蜡染、彝绣等非遗代表性项目的呈现,并未止步于橱窗式的静态展示或悲情化的技艺抢救。剧情巧妙将其编织进一个动态、共生的乡村产业网络之中,从而揭示了一条将文化资源转化为可持续经济动能的现实路径。剧中,新一代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并非简单地“复兴”老技艺,而是将传统纹样进行现代设计转化,制成符合当代审美的服饰、文创产品,并通过电商平台和文旅体验进行销售。这一过程,生动演绎了民族文化资源向经济资本的有序转化。

更值得深思的是,剧集将非遗置于一个更大的生态经济循环中进行考量。例如,红缨子高粱这一特色农业产品,不仅自身是酿酒产业的基础,其种植景观构成了山地旅游的组成部分,而衍生的酒文化又与苗绣图案结合,开发出独具特色的酒类包装与旅游纪念品。这种“非遗+特色农业+山地旅游”的嵌套模式,构建了一个彼此滋养、效益循环的产业共同体。它减少了单一产业的市场风险与资源消耗,使经济增长牢牢扎根于本土的生态与文化肌理之中。

《乌蒙深处》勾勒出的,绝非一个浪漫化的怀旧乡土,而是一个以生态理性为基础,以文化创新为引擎的现代乡村经济模式,深刻诠释了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这一理念在乡村场域的具体形态。回应了党的二十大报告“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要求。

从“归乡者”到“联结者”:城乡要素互构下的内生动力

《乌蒙深处》中,麻青高的返乡绝非一种浪漫化的退守。剧集细腻刻画了他作为城乡要素的新型载体与转化枢纽的独特角色。

例如,他熟练运用短视频直播推介刺绣工艺、通过电商平台将高山农产品直连都市消费者,这并非简单的技术应用,而是将城市市场的需求信息、消费审美与商业模式,有机嵌入乡村的生产链条。他带回的不仅是资金或技能,更是一套重新评估和激活乡土资源的“现代性”视角与连接能力。

这生动诠释了党的二十大报告所强调的“畅通城乡要素流动”。乡村不再是被动接受辐射的末端,而成为能够主动吸引并重组人才、资本、信息等要素的创业“飞地”。剧中,青年创业团队与老一辈匠人之间并非取代或对立,而是形成了富有张力的协作:传统绣娘坚守核心技艺与文化寓意,青年则负责设计适配、市场链接与品牌叙事。这种代际协作模式,实质是一条乡村振兴内生动力之可行路径——它避免了对传统社区的粗暴切割,而是在尊重其主体性与知识体系的前提下,注入创新活力,实现传统的创造性转化。

因此,剧集呈现的城乡关系,超越了简单的“反哺”或“回流”叙事,进入了一个双向建构、彼此重塑的新阶段。城市经验在乡土实践中被检验、调适,最终服务于乡村自身的发展逻辑;而乡村的文化底蕴与生态价值,也通过现代经济逻辑得以重新发现和增值。反哺城市的精神与物质需求,《乌蒙深处》由此描绘了一幅城乡从二元分割走向深度融合的动态图景,预示着一种更具韧性、更可持续的县域发展新形态。

从“新乡土性”到“新乡土性”:乡村主体性的价值重塑

《乌蒙深处》中那些令观众倍感亲切的泥土气息——村口小卖部的信息集散、老一辈口中流传的智慧、与时节同频的生产节奏,远非对过去生活的单纯缅怀。编剧深入156个村寨的采风,捕捉到的正是当代乡村在现代化浪潮中重构自身主体性的鲜活动态。剧中的山村,并未将自己封闭为一座抗拒变迁的博物馆,而是主动选择将最深厚的“土”资源,转化为最前沿的“潮”资本。

这种“新乡土性”的核心特征在于其

能动性 & 开放性。例如,剧中青年们用短视频直播山间云海与酿酒过程,将物理的遥远转化为审美的亲近;他们将蜡染的天然染料与现代服装设计结合,让古老技艺对接当代生活美学。这展现了一种“扎根式创新”:乡村不再是被动接受城市辐射或政策输入的客体,而是凭借对本土知识、生态脉络与民族文化深刻理解的,主动参与全球消费网络和价值对话的能动主体。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愿景。其中的“和美”,不仅指向人居环境的整洁优美,更蕴含着传统伦理秩序、社区凝聚力与现代发展活力、开放心态之间的有机统一。《乌蒙深处》所描绘的,正是一个“和而不同、美美与共”的新型乡村文明形态的雏形:它保留了乡土社会互助友爱的伦理温度,同时注入了公平竞争、创新创业的时代精神;它珍视青山绿水的自然馈赠,更善于将其转化为可持续的生态财富。这标志着中国乡村正在完成一次深刻的转型——从发展进程中的跟随者,转向基于自身文化主体性的“价值开创者”。

《乌蒙深处》的艺术价值,在于它成功构建了一个“系统性的乡村振兴叙事”。它没有孤立地描绘政策或人物,而是将乡村视为一个生命有机体,敏锐捕捉其内部治理、经济、社会、文化及未来想象之间环环相扣的联动与演进。

该剧揭示,有效的治理可借助文化柔性悄然实现;可持续的经济扎根于生态与文化共生;社会的活力源于城乡要素的创造性互构;而乡村的未来,则在于培育一种既扎根传统又面向世界的“新乡土性”。这些维度共同绘就的,远不止一幅风情画,更是中国式现代化在乡村基层生动而复杂的实践图谱。

因此,《乌蒙深处》超越了题材本身的范畴,成为一个观察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文化样本。它以独特的叙事智慧证明,乡村振兴的伟大进程,终究也必须在无数具体而微的人间烟火、价值选择与创造性的共生实践中,找到最坚实的落脚点和最动人的表达。

(作者系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奢香夫人在乌蒙山腹地一处水瀑林深、杜鹃百里绕野原的地方。她的故事,自古以来充满传奇色彩,由此吸引众多专家、文艺创作团队进行戏剧创作。

8月下旬,由毕节市选送,樊逸晴任总导演,曹海玲任编剧的民族歌舞剧《奢香夫人》在贵州省第八届少数民族文艺会演中精彩登场,现场气氛热烈,掌声不断。这部作品的成功,不仅在于贯穿合理艺术化而不失历史本真的情节延伸,从而使人物塑造既尊重历史又鲜活,也使贵州地域文化、民族文化得以诗意般展现,更在于从题材到剧本再到舞台呈现,都紧紧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主题展开。除此之外,更难能可贵的是其从历史叙事的宏观层面,通过对多重矛盾进行微观处理,成功挖掘出其中蕴含的思想内涵。这种内涵,在奢香夫人个人魅力之外,更多地表现为对民族、社会意识和国家大义的艺术化表达,在满足大众审美需要的同时,也生动地诠释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民族团结之本,是国家认同、民族交融的情感纽带。

艺术解构:从情节中见矛盾与叙事和合之美

在本剧的情节叙事结构中,主要反映四重矛盾。

一重矛盾是礼制的破坏与人情的调试之间的矛盾。在面临个人命运、地方和平、安稳遭破坏与宽恕之间,奢香夫人选择宽恕企图谋反的部下,并秉承父亲和合理理念的遗愿,“万物一体,天下一家”,从而揭示本剧的核心主题。二重矛盾是固守传统与破旧立新的对立。本剧将奢香学习、引进汉文的内容作为剧目桥段之一,用布摩的极力驳斥与奢香主张学习汉文、儒学的据理力争形成鲜明对比,在尊重传统文化基础上,表达出突破束缚、推动文明进程的勇敢。三重矛盾是个体命运与民族统一的矛盾。至此,关于奢香夫人的叙事已经悄然从个人恩怨、地方矛盾逐渐上升为家国情怀与民族意识的大义。四重矛盾是以马彝为典型代表的地方官僚势力与少数民族区域发展之间的对立。奢香不为马彝胁迫所屈,以为民请命的担当与胆识,为地方发展破除阻碍,为水西地区与中央进一步建立沟通,维护边疆团结统一提供宝贵的机遇。

这四重矛盾从礼制到人情,从固守传统到守正创新,从地方族群稳定到国家统一,实现了从个人到家国意识的复现与重构,呈现出生动的戏剧叙事生态。

艺术建构:从舞台呈现中看叙事与技术耦合之美

民族歌舞剧《奢香夫人》除在情节叙事上体现精妙的构思之外,还在舞台打造的技术处理上体现火候,颇见匠心。其利用声与光、光与影、影与物的结合,带来隐形而有力的外向感染力,营造出以新型多媒体设备为重要构成的新型舞台艺术生态。

精美的舞台布景以及到位的切景处理,使现场演绎效果干净利落,以及多元化道具诸如“双履带装置”的运用,使非遗、民俗形象在观众面前“行走起来”,让这部戏的情节在保持高度艺术性的同时,给予观众沉浸式观赏体验。除此之外,不得不提的是舞台边缘那根随时起落的横梁,它作为道具的同时,也是推动剧情发展的重要因素,暗合道路、驿道的象征性意义。

在奢香送子求学的桥段中,横梁倾斜呈现,演员顺着坡度向上行进,演绎终到贵州地方学子外出求学的艰辛,喻示着时代发展的潮流终将往高处走,而民族疆域的发展也终究会走向繁荣共生。而后,在奢香主持修建龙场驿道的桥段中,横梁依然倾斜着呈现。在此情节的基础上结合风、雨、雪的舞台声光效果,全息纱幕的视觉捕获,劳动场面从开山运石到九驿通衢其间的艰辛被生动展现。

艺术重构:从艺术生态中透射和谐共生理念

民族歌舞剧《奢香夫人》不仅实现历史史实的诗意表达,还成功营造出新型舞台艺术生态。其中,更为可贵的是暗合二者与民族群体意识的耦合。

剧中核心人物奢香夫人既是一个鲜活生动的人物形象,也是一个具有重大文化意义的象征符号。她承载的是水西地方民族发展的曲折与荣辱,书写的是水西一方黎民百姓的生动民族记忆、家国文化认同。同时,她的存在也是地方与地方、群体与群体、地方与中央和谐互动的生动写照。

总之,《奢香夫人》不仅满足群众文化溯源心理,还是对民族发展、族群融合的艺术性思考。同时这部剧也生动地照见互联网时代碎片化记忆背后,寻求和合而生的历史温度的时代追求。



民族歌舞剧《奢香夫人》剧照。雨润 摄